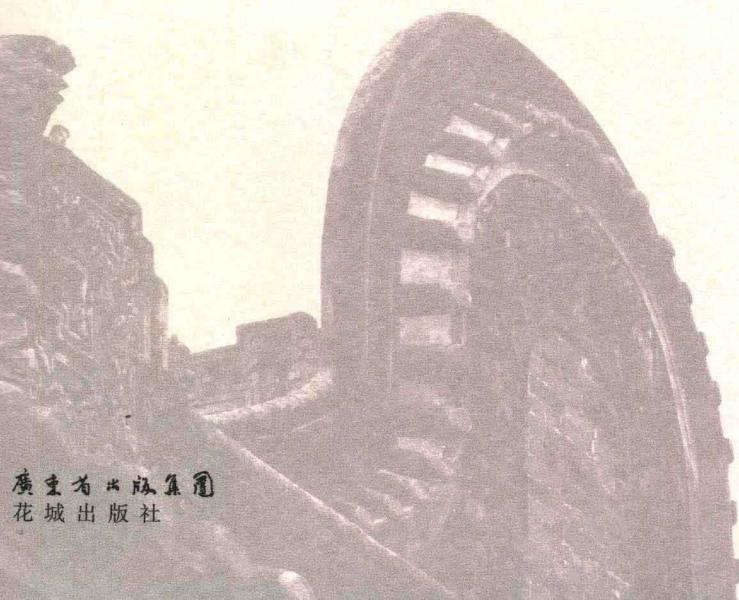


Lingnanwenhuadejiazhi

# 岭南文化的价值

李宗桂 张造群 主编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lingnanwenhuadejiazh

# 岭南文化的价值

李宗桂 张造群 主编



本书系中山大学第三期“211工程”成果  
由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组织编写出版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岭南文化的价值 / 李宗桂, 张造群主编. -- 广州 :  
花城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360-6328-0

I. ①岭… II. ①李… ②张… III. ①岭南—文化研究 IV. ①G127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0396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余红梅

技术编辑：易平

装帧设计：林露茜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4.5 1 插页

字 数 390,000 字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 目 录

## 岭南文化的三大亮点

- 兼论岭南人的文化精神 ..... 黄明同 1  
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的诗性精神与岭南情怀 ..... 左鹏军 24  
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岭南商业精神

- 以美国人亨特的《广州番鬼录》与《旧中国杂记》  
为例 ..... 刘季冬 38  
试谈岭南三大民系的文化互补与共生 ..... 黄有东 51  
《五原》——韩愈在粤兴学的基本精神 ..... 连育平 66  
陈白沙“六经糟粕”论与明代儒学的转向 ..... 朱人求 85  
聂双江主静之学辨析

- 兼论双江对白沙思想的理解 ..... 陈仪 109  
试论刘蕺山对陈白沙的评价 ..... 李慧琪 140  
湛若水易学探析 ..... 邓秀梅 159  
湛甘泉“天理之心”与杨慈湖“精神之心”的差异

- 由《杨子折衷》论析 ..... 苏子媖 177  
论湛甘泉的修养功夫论：“随处体认天理”说 ..... 游腾达 200  
论东塾学派与九江学派之异同 ..... 程潮 248  
《孟子》引论《诗》、《书》的文献地图  
——兼评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考释的得失 ..... 杨海文 258

## 晚清以来江浙学者对陈澧的认知

——从谭献到王元化 ..... 李绪柏 278

## 康有为《春秋董氏学》的实用特质及其广东色彩

..... 李宗桂 293

康有为儒学国教化策略探析 ..... 许明珠 308

康有为的春秋公羊学研究管窥 ..... 平 飞 344

## 儒者的权变、深邃和保守

——对康有为儒者定位和理性评析 ..... 李海龙 369

## “通经”、“致用”两高峰

——刘逢禄、康有为思想之比较 ..... 魏 航 376

简朝亮《论语集注补正述疏》解经趋向初探 ..... 孙致文 390

岭南陈荣捷的中国哲学研究述评 ..... 沈享民 408

论广东提出时代文化精神概念的重大意义 ..... 吴灿新 443

关于广东图书出版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..... 林 薇 450

后 记 ..... 461

# 岭南文化的三大亮点

## ——兼论岭南人的文化精神

黄明同

(广东省社会科学院)

有人认为，岭南没有文化。一些学者认为，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根本不成立。曾经有一位欧洲来的记者问，岭南是不是文化沙漠？可以明确地说，岭南不是文化沙漠。岭南这块土地很特别，它起步得晚，古代比较落后，唐代开始发展，明中叶以后发展较快，到了近代，它已引领中国的历史潮流。回顾岭南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，人们会发现越往后其文化就越灿烂辉煌。在岭南文化的星空中，有许多的亮点，最为耀眼的三大亮点是慧能、陈献章和孙中山。

### 岭南特有的环境与文化精神

岭南，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就是五岭之南。五岭即横贯于广东、广西北面的南岭山脉上的五座山峰——越城、都庞、萌渚、骑田、大庾。岭南，从地域说也应包括广东、广西和海南。我们现在讲的岭南文化，通常是以广东文化作为代表的，因而这个概念其实不是太明确。

岭南，是一片非常特别的土地。有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，以及思维方式，因而形成别具特色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。岭南地理环境的特点：

首先，由于北面五座大山的隔着，北方的风沙吹不进，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古代也很难渗透过来，所以岭南可谓是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地方，一直处于边远地带。古代，中原的政治风波吹不到岭南，其经济发展也相对比较落后，从来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
第二，就是地形来看，从北向南是一个斜坡，从高山到丘陵再到雷州半岛的台地，所以岭南的地形地貌是多样的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河涌交错，形成蛛网式的水网。多样的地理环境，带给人们多元的思维习惯，岭南人非单一的思维处处可见。

古代中国，以农为本，但在岭南，除了种稻、种豆、种谷子之外，人们还在水田里面养鱼。唐代一名外籍官员刘恂，在广东做官期间，观察到岭南地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在其著作《岭表录异》里曾记载，岭南人“即先买鲩鱼（学名‘草鱼’——引者注）子撒于田内，一二年后，鱼儿长大，食草根并尽。既为熟田，有受鱼利，及种稻且无稗子。”在稻田里养草鱼，鱼把那些杂草吃掉，不长稗子，鱼拉出来的屎还可以肥田，稻谷就长得好，一举而多得。岭南人“以农为本”，但不“以农惟一”，不仅注重农业，还善于多种经营，如上为普遍的例子，此外人们常常在山前屋后种植果树。迄至明末清初，广东人把稻田弄成桑基鱼塘和果基鱼塘，形成了既富有生态文明意义，又带有强烈的商业意识的新的生产模式。这无不说明岭南“重农”，但不“抑商”，不鄙视“鸡鸣而起孳孳而为利”的商人，更是富于商品意识——务实、兼容、开放。

特别的地理环境，还在于这片土地背山面海，有3000多千米海岸线，由东北一直到西南，比其他省份都更长的海岸线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，对外贸易比较发达。据史料记载，早在西汉时期岭南的沿海，如合浦（今属广西）、徐闻，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，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。从广州考古发现的越王墓看，墓中放置大量的舶来品，即可佐证当年在岭南建立独立王国

之时，已经与海外有密切的交往。晋代之后，广州成为南中国的重要通商口岸，虽然明代曾一度实行“海禁”，但广东对外交往一直绵延着。至明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取消“海禁”，万历年初准允外国商船进入广州港。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“开海贸易”，开放了粤、闽、浙、江四个海关，之后不久又把粤之外的三海关关闭，只保留广州独口对外贸易，使它成为中国的南大门。正是漫长的海岸线，以及对外交往的悠久历史，使岭南文化积淀着富于海洋文化特色的价值理念，如岭南文化精神里有着如大海般胸怀的兼容性，以及海上丝路的开放性，这与中原不大一样的文化取向。

岭南文化，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，是诸地域文化中的一个。它，是原生态文化。十几万年以前，岭南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。在古代，岭南给人的印象很坏，非常荒凉，人很野蛮，蓬头文身，赤脚不穿鞋子，故被称之为“南蛮”。古代，中原的官员犯了罪就被贬到岭南。当然，原生态的岭南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，也得到了中原文化的滋润，并与西方文化交汇与融通。广州荔湾区的“西古岸”，便是当年佛教传来广东时，达摩上岸的地方。

岭南的发展的两个转机，带来了岭南文化的发展。其一，在粤北开了一个梅岭通道。张九龄任宰相时，把比较窄的梅岭通道拓宽了。那个通道很古朴，绕过很大的山，再穿过一个山洞，就是江西。以前北方要到岭南来，要从湖南的湘江乘船到漓江，再转到西江，沿江而下到广州或是北部湾去，梅岭通道扩展后，岭南同北方的交往就方便了。另一转机，是澳门港口的开放，这对广东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对中国走出中世纪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澳门，在明中叶是中国的地方，但是葡萄牙的水兵到澳门，借口上岸晾衣服，结果上岸就不走了，后来就强迫清政府借那个地方给他们。之后，西方传教士进来，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、先进文化。“西学东渐”与“中学西渐”的文化交汇、碰

撞，使广东得风气之先，由此广东也快步跨进先进行列，在明末清初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地区，广州也成为“天然商国”。岭南，特有的土地，孕育富于特色的岭南文化。务实、兼容、开放与创新，既是岭南文化的特点，也是岭南人的文化精神。正是这样的文化精神，孕育着引领风骚的岭南人，铸造出一代代的文化名人。岭南文化灿烂的星空上，有三颗非常耀眼的明星。他们不仅是岭南的文化明星，还是中国的文化明星，以至是世界的文化明星。

## 第一大亮点：佛教改革的禅宗六祖慧能

慧能，禅宗六祖，广东新州人，出身贫苦。慧能的父亲，是一个贬官，在他很小时便去世了，他只能靠上山砍柴去卖来维持家用。有一次卖柴的时候，他听人念《金刚经》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于是离开家乡，到湖北黄梅，禅宗五祖弘忍问他：你是哪里人，慧能答是岭南新州人，并说明前来的目的是“为求作佛”。五祖说，岭南人无佛性，你不要和我学了。慧能答得很妙“人有南北，佛性无南北”，初显慧能佛性平等的理念。因为地方歧视，五祖还是没有让他做和尚，只当了行者，在佛寺里打杂。

五祖弘忍要选拔衣钵继承人，他让众生徒做偈。大弟子神秀作的偈称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慧能看了也写了一偈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佛性常清静，何处惹尘埃。”他强调，世界就是空，从本性上看什么都是不存在的，哪有什么菩提树、明镜？菩提本来就不是树，明镜也不是台，佛性本来就清静，哪有什么尘埃可染啊。这个境界当然要比神秀高得多，对佛理领会得更深刻。五祖弘忍看后觉得慧能不错，确实是有佛根，有悟性，就悄悄地把衣钵传给了他，还给了他一本《金刚经》，让他赶快往南逃，逃回岭南去。慧能就悄悄地离开了寺庙，回了岭南。他在光孝寺和法师对话的时

候，法师发现他确实是悟性高。他把法衣和《金刚经》拿出来给他们看，然后在光孝寺削发受戒，成了禅宗六祖。后来他在广东几个寺庙传法、讲经。他是不识字的，是个文盲。再后来他的弟子帮他整理了一些讲课的讲稿，传了下来，这就是《坛经》。

### 《坛经》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理论：

其一，真如缘起论。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真如”，就是自己的本性，也就是佛性。一切东西都是由这个真如产生的，所以首先强调真如缘起。

其二，顿悟成佛论。禅宗要坐禅念经，慧能觉得太烦琐。岭南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非常务实，普罗大众哪有时间整天念经坐禅啊，所以慧能就说根本不需要这样，只要你把心中的佛性悟出来了，一刹那间，万念俱灰，那马上就成佛了。

其三，无念为宗论。成佛要悟，悟就是要无念，无念就是念念不住，无念者因念而不念。在这点上与中国的心学相通、相一致。

慧能所以称得上岭南文化的第一个亮点，主要原因是他在岭南还处于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的唐代，便敢于挑战权威，敢于把外来的佛学与中国传统的儒学进行融会，从而进行宗教的改革和创新。具体说，他在文化发展中的创新与贡献，有一——

第一，慧能融会了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学。慧能所主张的这套修炼方法，符合中国儒家的修养方法。儒家的修养方法，可以孟子为代表，讲尽心而知性，知性而知天。尽心就是了解自己的心，充分了解了心，就能知道人的本性，这本性就是仁义礼智，这四端之心悟到了，就和天相通了，就知道天命了。可见禅宗简化的修身方法和儒家比较一致，符合中国人的习惯，既简便又易于操作。

慧能反对佛教不忠诚于君主，不孝敬父母。他把儒家的忠孝与佛教结合，矫正了在佛教刚传进来时所出现的教徒不忠不孝的社会现象，使佛教更合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常，让中国的普罗大

众都能普遍地接受其佛理和修炼方法，也就解决了佛教的世俗化和中国化问题，因而中国化的禅宗传播得很快。后来传到东南亚，传到日本，又传到了美国，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。

在台湾，有三大佛寺——法鼓山、中台禅寺和佛光山，都是慧能禅宗的后派，自称为“汉传禅宗”。台湾的禅寺宣扬慧能的佛教世俗化的理念，倡导“人间宗教”，从事大量的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，特别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，对净化世人的心灵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。美国人以为禅宗是从日本传过去的，一位已过世的华人学者陈荣捷教授，他就说美国流传的禅宗是从日本过去的，而日本的禅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充分肯定了慧能禅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。慧能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，其影响极大不仅在岭南，以至中国，乃至于世界。

## 第二大亮点：开启明代心学的广东硕儒陈献章

6

陈献章（1428—1500），岭南硕儒，是广东唯一入祀孔庙的圣贤。他是明代心学的开拓者，岭南精英文化的奠基者，古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。

陈献章的出身和慧能有点相似，他的祖上也是北方下来的，但是从史料看，他的祖辈不是贬官。南宋的时候很多人南迁，陈献章的祖上南迁过来以后，在新会落了根。他爷爷喜欢道家，非常地超脱，不怎么管家。在陈献章没有出世的时候，他父亲就去世了，所以陈献章出生后已家道中落，但也还可以维持他读书。陈献章20岁中举，接着进京会试。参加会试三次，21岁一次，24岁一次，27岁还考了一次，都落榜。他第二次会考后，便去江西拜吴康斋为师，但觉得在吴康斋那里学不到如何做圣人，就回来了，闭门不出，居家静坐，坐“小庐山”读书十余年，发明了一个“自得之学”，创立了理学的新派——江门学派。

陈献章创立的学说，打破学界的沉寂，兼容诸家学说，挑战

具独尊地位的程朱理学，突破陆九渊心学，是别具一格的富于岭南特色的白沙心学，有“王阳明的真教主”之美誉。其心学在开创岭南文化新风的同时，使明代学术“始入精微”。白沙心学为湛若水所继承和弘扬，师徒共同构建的岭南心学，成为程朱理学向王阳明心学转换的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。他所开创的岭南心学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贡献。

### 白沙心学，对朱熹理学独尊地位进行了挑战

明初，“六籍无光辉”的时代，学术氛围一片寂静。白沙学说的创立，首先是对处于独尊地位的朱熹理学的挑战。明代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，采取了尊儒的策略。出身低微的他，自知“无古人之博知”，缺乏远见卓识，故欲借助儒生来治国，接连下诏，让儒士“为武臣讲经史”，“修曲阜孔子庙，设孔、颜、孟三氏学”，“天下通祀孔子”等等。当时，官方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仍然是朱熹理学。由于明初整肃的政治高压，儒士们已成惊弓之鸟，他们不以“登仕为荣，罢职为耻”，守道出世成为世风，太祖的尊儒，并没能使学术思想活跃起来。

至永乐年间，原来的文化策略未变，且有更大的尊儒措施。明成祖组织儒生编纂和出版《永乐大典》、《文献大成》、《洪武正韵》、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理性大全》等书籍，并规定各级学校必须采用朱熹传注的四书五经。由此，在南宋末已取得统治地位的朱熹理学，更具有了独尊地位。学界的状况是：朱学的门人弟子“师承有自，矩镬秩然”，儒生们“谨绳墨，守儒先之正传，无敢改错”<sup>①</sup>。这种墨守成规、不敢改错的文化专制局面，直至明中叶，首先受到岭南陈献章“自得之学”的冲击。

在《明儒学案》中，黄宗羲充分肯定陈献章在明代学界的创新，明确认定白沙学说“可谓独开门户，超然不凡”<sup>②</sup>。陈献章到江西师从理学家吴与弼，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，

<sup>①</sup> 《明史》卷 282。

<sup>②</sup> 《明儒学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85 年版，第 4 页。

接受了“古圣贤垂训之书”的讲学，博览了儒家的经典，对理学的“濂、洛、关、闽”各家各派，均为熟悉。39岁的陈献章，创立“自得之学”后“复游太学”，在和杨龟山《此日不得归》诗中，自称“吾学有宗旨，千秋朱紫阳”；在陈献章去世之后，神宗皇帝下诏建白沙家祠时，所赐的对联称“道传孔孟三千载，学绍程朱第一支”，而事实上，陈献章与朱熹理学的关系，并非单纯的继承，他在学习了朱熹理学之后，却进行了大胆的挑战。

可以说，陈献章接受过程朱理学的教育，熟读过朱子著作，他自己承认受过朱熹理学的影响，但他的“静坐”与“自得”别开生面，另立门户。由于当时朱熹理学独尊地位的特定环境，他的作圣之功不得不循着朱熹理学的理路，但他也像后来的王阳明一样，在他感到用朱熹的办法无所得之后，转而超越了朱熹理学。自诩其学说的“宗旨”是“千秋朱紫阳”，固然是他学习过程的真实写照。陈献章承认其学说与朱熹理学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，但同时又别具一格。“独开门户”的白沙学说，在某种意义上挑战了朱熹理学——

首先，对朱熹“先理后气”的理学框架的突破。

黄宗羲对陈献章创立的白沙之学，作如是概括：“先生学宗自然，而要归于自得。自得故资深邃源，与鸢鱼同一活泼，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，可谓独开门户，超然不凡。”<sup>①</sup> 这简要的大白话，浓缩了丰富精深的白沙心学，道出了白沙心学的创新之处。白沙学说，既要“宗自然”，又要“自得”，这在理学中是别开生面的新的理论路向。它有别于北宋以来，理学的两大学派“理”一元论和“气”一元论。陈献章承认，鸢飞鱼跃的“自然”，是客观存在的“实”，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、可感知的“气”的世界。他明确提出，“天地间一气而已，屈信相感，其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明儒学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页。

变无穷”<sup>①</sup>，又说“元气塞天地，万古常周流”<sup>②</sup>。在陈献章看来，自然而然存在的客观世界，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，“生生化化”，任其“推迁”<sup>③</sup>。

白沙心学，否定了朱熹理学的理论基点，即在世界万物之上，存在一个具有主宰品格的“天理”，天地万物不过是“天理”的衍生物。虽然白沙心学的最高范畴“道”，具有与“天理”近似的品格，它至虚至大、“无内外，无始终，无一处不到，无一息不运”<sup>④</sup>，“天得之为天，地得之为地，人得之为人”<sup>⑤</sup>，然而，陈献章的“道”不再是朱熹的“理”。陈献章并不对“道”赋予人格神的品格，“天道至无心”<sup>⑥</sup>，道没有意志，没有目的，能成物而非主宰万物，万物在“得道”中自然而然地生成。陈献章从来没有用过“理生万物”的命题，而是强调“物囿于形，道通于物，有目者不得见也”<sup>⑦</sup>，“盖气与道为体者也”<sup>⑧</sup>。道与气为世界的本体，道就在形形色色的、可感知的万物之中，道不离物，物不离道。

于是，成为明代统治哲学的朱熹理学的理论构架，受到了冲击。朱熹提出，“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”，“有是理，后有是物”<sup>⑨</sup>，即“理生气，气生万物”。其宇宙基本模式：理（道）——气——万物——（复归于）理。陈献章代之以新的理论构架：道与气（虚而无形）——天、地、人（实而有形）——（复归于）道与气。

由此可见，陈献章可能是受过朱熹理学的影响，但他又恰恰

① 《陈献章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41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305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683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217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56页。

⑥ 同上书，第57页。

⑦ 同上书，第56页。

⑧ 《甘泉文集》卷8，《新泉问辩录》，清同治丙寅年重刻本。

⑨ 《朱子语类·理气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2页。

是从理论体系的根本处挑战了朱熹理学，使具有独尊地位的朱熹理学自此真正被动摇，这也就拉开了明代心学替代宋代理学的序幕。这是南宋至明代初中期，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岭南人创新精神的彰显。陈献章对朱熹理学的否定，无疑是延续了南宋以来，继陆九渊之后杨简、袁燮、舒璘、沈煥等人，在“哲学理论上能够独立于朱熹理学”之外，另开一心学流派<sup>①</sup>的理路，敢为天下先的岭南陈献章，却并非循着陆九渊等人的心学而与朱熹理学分道扬镳，而是离开了陆九渊心学而对整个朱子理论体系的创新，从而实现理学发展的一次飞跃。

其次，对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认知方式的修正，从“支离”到简化。

陈献章对朱熹理学的挑战，不仅从总体上突破了朱熹理学的理论构架，而且否定了朱熹理学支离式的认知途径和修养方式——“格物致知”。朱熹既然把“天理”高高悬挂在万物之外，那么人们要认识这个“理”就得通过“格物”，由格物而达到“致知”。格物致知并非朱熹的发明，北宋的程颢已明确提出，“凡一物上有一理，须是穷致其理”，“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，积习既久，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”<sup>②</sup>。朱熹对程颢的更为发挥，他强调“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”，“必至穷尽万物之理以后，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出”<sup>③</sup>。在陈献章看来，像朱熹所提倡的先“格物”而后“致知”，待格尽了天地万物，才体认到天地之理，那实在太“支离”烦琐了。故他提出“舍彼之繁，求吾之约”<sup>④</sup>，在创立自得之学时，总结出一种新的、简便的方法，便是教人“静坐中养出端倪”。

对白沙心学，黄宗羲有过精辟的概括：“以虚为基本，以静

① 刘宗贤：《陆王心学研究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49页。

② 《语录》卷25。

③ 《语类》卷15。

④ 《陈献章集》，第145页。

为门户”<sup>①</sup>。陈献章把“道通于物”作为其心学的理论基点，他认为宇宙的本体“道”，不是游离于天地万物之外，而是贯穿于万事万物，寓于万物，也寓于人的心中，人们对“道”的认知，无须“格尽万物”如此地支离繁琐，而通过“静坐”，把寓于自己心中的“道”体认出来，这就是陈献章的著名命题“静坐中养出端倪”。

陈献章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认知方式——“为学求诸心”，承袭了孟子的“尽心、知性、知天”的认知路径，而提出其“心学法门”。他强调“为学当求诸心必得”<sup>②</sup>，具体解释说：“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，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，庶能有所契合，不为影响依附，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，此心学法门也。”<sup>③</sup>这是以“静坐”为主，以读古人书为辅的修养方法，也是认知的途径和方法。这是一个新的认知途径：不通过“物”的中介去认知“道”，而直接地反求于自身，从“静”中体悟出心中本体的“道”。具体的途径：静坐——胸次澄澈——涵养至虚——立本——与道合一。

陈献章的“心学法门”，“静”是“门户”，“虚”是关键。由静而虚，虚而后能见本体之心。陈献章又强调，“虚”则必须“无欲”。他具体解释说，“高明之至，无物不覆，反求诸身，不在于人欲也。无不在者，无不在于天理也”<sup>④</sup>。

在陈献章“虚一而静”的具体认知门径里，由“无欲”而得以体认“天理”，从表面看，似乎沿着朱熹的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不两立的思路，其实不然。陈献章所言的“无欲”，只是“克去有我之私”<sup>⑤</sup>，而并非如朱熹所说，要摒除人的一切物欲，

① 《明儒学案·白沙学案上》，第79页。

② 《陈献章集》，第68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69页。

④ 转引自《明儒学案·甘泉学案一》，第906页。

⑤ 同上。

安于“咬菜根”。陈献章强调的是人们的心，不为外事外物所“累”、所“着”、所“障”、所“碍”，故说“断除嗜欲想，永撤天机障。身居万物中，心在万物上”<sup>①</sup>。也就是说，人在没有过分的物欲的状况下，他便可以通过“廓然欲无”之心、“圣贤之心”，这一幽径而与达到本体的“道”合一，此时也即体认了天理，而无须借助于外物，经过支离繁琐的“格物”。于是，朱熹的支离的“格物致知”的认知方式，也就被陈献章的“静中养出端倪”所否定，由此而开出有明一代的心学。

### 白沙心学，与陆九渊心学大异

陈献章否定朱熹理学，并非回到陆九渊心学，白沙心学是明代心学新论，富于岭南特色，具有创新与开拓意义。

学界普遍认为，“陈献章由宗朱转而宗陆”<sup>②</sup>；又有学者提出，明代“陈献章才又重提陆学，并继承陆学的理论传统，从对人心的涵养中来探讨宇宙本体问题”<sup>③</sup>。这种传统观点，仅仅是在形式上看待心学的“心”字，而错把两种绝不一样的学说扯在一起，不仅无视白沙心学的理论渊源，更是抹杀了白沙心学的创新精神。

学界认定，陆九渊是中国“心学开山”，其心学在朱熹理学占据论坛统治地位之时，曾一度与之对峙。由理学家吕祖谦召集的“鹅湖之会”，主“理在天上”的朱熹与主“理在心中”的陆九渊，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辩，这场较量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美谈。陆学“渐渐沉寂下来”，始终未曾成为正统学派，尽管如此，后来“到明代王阳明才得到圆满的发展”<sup>④</sup>，故中国哲学史上有“陆王心学”之谓。遗憾的是，一直以来学界忽略了

① 《陈献章集》，第785页。

② 《陈献章集·理学丛书出版缘起》，《陈献章集》，第1页。

③ 《陆王心学研究》，第180页。

④ 张岱年：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35页。